



惜 春 时

光 未 然

27
60



惜 春 时

作者：光未然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罗静文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44千

印数：0001—4,300册

版次：198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97-4/I·96

统一书号：10248·0265

定价：1.0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记

我把近十年断断续续写的新旧体诗作编成这本小集，得给它起个书名。从编入的篇目中挑选，比较起来，还是“惜春时”三字合适些。那就借重它作为书名吧。《惜春时》这首七言绝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写于广州，用来题赠一家刚投产的电子手表厂，措词恰切而因小及大。这首诗的头两句：“十载金光已浪掷，争分夺秒惜春时。”抒写了我当时的心情，也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心情。这就是那种迫切感，想赶快做些事情，补偿已被浪掷的十年时光。

书名选对了，写在纸上的时候，却感到某种自嘲的意味。如果从“四人帮”倒台算起，那是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可真是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新中国的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动人心魄的大变化。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战线，也不例外。至于我这一名文学老兵呢？除了一场大病又夺去两年宝贵时光外，这些年确实忙忙碌碌，没敢偷闲，也多

少做了些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可我是个作家呀，而且是以革命诗人自许的。我很少拿起诗笔，用以美化生活，鼓舞众志，这不能不感到惭愧。说是工作繁忙，说是工作之余也写了点诗文，那是不足以解嘲的。

收在这集子里的三十几篇，包括六十来首新旧体杂诗，从目录上可以看出，只是当“四人帮”倒台，我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还在“靠边站”或“半靠边站”的时候，才得引吭高歌，宣泄出胸中郁结已久的心声。这以后，我的心力被各种有效的或无效的劳动吸引住了，深深陷进去了。我很少写诗，长时间忘掉自己还是一个诗人。直到作协“四大”后，得到告老引退、时而离京漫游的机会。此后两年中，在各地友人好意的提醒催促下（其方式往往是备好纸墨笔砚，不写不行），这才作为即兴诗人，陆续写出一些五七言短章，寄托对于新鲜事物以及春山秋水的感兴。搁笔已久，算是又一次试笔吧。试出兴趣来了，今后可能多写一点，不光是旧体，还想写点新的。那么，这个小集子，就作为两度重新试笔的一个纪念吧。

年逾古稀，壮心未已。我还有这样那样的写作计划，有待于努力完成。“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

之不吾与!”此时此刻，“争分夺秒惜春时”的诗句，对我更有警醒提示的作用。

这个集子，去年年底已经编好了。稍后为意想不到的事情所打断，失掉了交稿的兴趣。现经友人怂恿，重新过目梳理一遍。写于1976、1977年的三篇新体诗，后来作过修改。近作短诗中的几篇，编集时也略有修改。这是应当交代一下的。

光 未 然

1987.9.25.补记于北京

目 录

前 记	1
-----------	---

十月大游行抒怀	1
---------------	---

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	7
------------------	---

哭郑律成同志	14
--------------	----

英雄钻井队(叙事诗)	15
------------------	----

北望唤陶公	40
-------------	----

星湖·七星岩	41
--------------	----

惜春时	42
-----------	----

金镜照肝胆	43
-------------	----

题赵丹画展	44
-------------	----

洛阳春色	45
------------	----

汝窑新生	46
------------	----

聂耳墓前	47
------------	----

蓬莱述怀	50
------------	----

刘公岛见闻	51
-------------	----

长岛月牙湾·····	52
愿健美的歌声唱遍城乡·····	53
望长安·····	55
紫荆关路小照·····	56
崂山汉柏·····	57
赏樱绝句(三首) ·····	58
赠访日四团友(四首) ·····	60
新会到了·····	62
珠海即事·····	63
诗为澳门吟·····	64
大鹏歌·····	65
新会鸟岛·····	68
长怀美髯公·····	69
屯溪四首·····	70
景德镇(三首)·····	73
井冈诗草(四首)·····	75
江汉行(十五首)·····	78
苦旱唤雷雨·····	86
题韩美林画册·····	87

十月大游行抒怀

欢腾的锣鼓在心头翻滚，
我们踏着战鼓的节奏行进。
喜庆的爆竹在心上开花，
我们顶着爆竹的火花行进。

红旗成林，彩旗成云。
口号接着口号，歌声连着歌声。
欢乐的人群迎上欢乐的大队，
千百支队伍龙腾虎跃涌向天安门。

欢呼党中央十月七日的决议，
从惊涛骇浪中挽救了革命。

（注）这首诗1976年10月在报上发表时，题目被改成《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现恢复原题及当时删改过的几行诗句，定稿时作者又略作删改。

历史巨人披荆斩棘的脚步，
踏平了长征路上的又一座险峰。

我们振臂高呼：“打倒王洪文！
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
打倒姚文元！”——此呼彼应，
喊出了胸中积压已久的心声。

分明是混世妖魔、吸血鬼，
偏装成红衣主教、观世音！
是埋藏在党内的四条毒蛇，
横躺在大路上血口喷人！

工农兵斩妖的大军出动了，
还有革命干部和青年学生，
紧跟着除暴安民的党中央，
筑成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城。

这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
五大洲劳动人民山呼海应。
我国无产阶级的冲天凯歌，
也是世界人民的特大喜讯。

马、恩、列、斯俯视着百万人群，
从巨大的画框里把大拇指高伸；
仿佛说：干得好啊！到底是
久经考验的中国党、中国人民！

久病缠身的领袖毛主席啊，
失去了您，仿佛是大厦将倾。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
我们心头涌起一阵阵乌云。

这一个月的日子是多么长啊，
我们又是难过，又是担心。
如今多难的民族苦尽甘来，
怎不教人笑眼里闪耀着泪痕！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啊，
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深怀念您，
游行队伍里不断呼唤您的英名。

阶级敌人怕您恨您陷害您。

人民群众对您更爱更尊敬！
让我们擦干眼泪昂首前进吧，
今天可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

看，天安门前这么多这么多人！
听，轰隆隆千百套锣鼓争鸣。
随它鞭炮的火星落入我的花发，
快跟上我的队伍，小跑一程！

同志们早就殷勤地互相叮咛：
可得要搞好身体，练好腿劲，
单等到“四人帮”覆灭之日，
好参加这热火朝天的游行。

我一定要跟上去，跟上去，
跟上工农兵斩妖伏魔的大军；
在无产阶级除旧布新的斗争中，
做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兵。

不要说我是老弱病残，
我要在新的长征中爬山越岭。
这一下把病容抛在九霄云外，

在十里长街越跑越喊越精神！

我的党多么光荣伟大！

我的祖国多么繁荣昌盛！

我能做些什么？贡献些什么？

想到这儿我一夜夜呆坐到天明。

我不愿做桃花源中人，

也不愿做半桃花源中人。

百花齐放的新人新事新河山，

早就召唤着我，使我坐卧不宁。

我要重新磨练我的诗笔，

且试一试这笔尖灵也不灵？

尽管我的笔啊如此地生涩，

也要举起它投入当前的斗争！

我要重新磨练我的诗笔，

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且清一清我沙哑的喉咙，

能响亮地喊几句口号也行！

欢腾的锣鼓在心头翻滚，
我们踏着战鼓的节奏行进。
喜庆的爆竹在心上开花，
我们顶着爆竹的火花行进。
红旗成林，彩旗成云。
全中国城乡河海热气腾腾。
亿万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
我的歌溶入亿万人民的歌海中。

1976年10月写于北京
1987年8月抄改于烟台

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

——献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
新中国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新年中刚撕下了几页日历，
竟撕裂了八亿人民的肝胆！

那一天大清早狂风飞卷，
把家家户户的门窗摇撼，
一霎时半空中布满哀乐，
大悲痛笼罩着中国江山。

全党在哭泣。全中国在哭泣。
人民舍不得自己最贴心的总理！
我们多灾多难的新中国啊，
怎能够失去他最坚强的柱石！

最难忘同总理遗体告别的时刻，
泪眼对着泪眼，两腿寸步难移。
这医院怎能容下待瞻仰的人群？
小礼堂怎能容下他参天的躯体？

呀！他此刻竟变得这样憔悴！
枯瘦的脸上突现出英武的浓眉！
为共产主义他献出了毕生心血，
直到通红血管里的最后一滴！

也难忘人民大会堂的追悼大会，
五千人低头啜泣也放声悲啼。
我们在悲痛中要保持头脑清醒，
须知那暗藏的敌人已露出杀机。

我也曾月夜里来到天安门广场，
群众在这里设下最庄严的灵堂。
悲痛的人群排成肃穆的长队，
等候着把精心赶制的花圈献上。

广场上雪白的花圈的海洋。
纪念碑已堆成雪白的山岗。

青年男女用胸前雪白的小花，
一时盖满了四季常青的松墙。

工农群众痛悼血肉相连的亲人。
三军战士痛悼同甘共苦的首长。
老干部带来全家老幼边哭边讲，
把灵堂当做共产主义的课堂。

宣读了一篇篇和泪的悼词。
朗诵了一首首带血的诗章。
人民用血泪捍卫自己的总理，
千百支哀兵守护在天安门广场。

啊！那天下午跟总理最后告别，
百万人自动集合在马路南北，
从天安门到八宝山人山人海，
在寒风中守候着灵车缓缓开来。

别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别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
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失声痛哭，
多少人直到深夜还不愿离开。

不要说伟大的生命化为尘埃，
他永生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他每个细胞都是不灭的星火，
守护着继续革命的世世代代！

我们也舍不得敬爱的朱总司令，
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全党全军。
这高龄老人挥起怒腾腾的手杖，
痛斥那祸国殃民的四条瘟神。

对同志对战友他是多么慈祥，
对阶级敌人他又是何等严峻！
老英雄刚在总理灵前俯身痛哭，
我们又俯身痛悼老英雄的忠魂！

大悲痛接着是更大的悲痛，
大考验接着是更大的考验，
我们的党和国家危在旦夕啊，
就在那悲忿交加的九月间。

我们渡过了多少急流险滩，
这一回可真叫人胆颤心寒。